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經解

明道先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以下易解）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

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

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他卦皆有悔吝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

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惡而去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天下之說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以下書解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固而從人者輕也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爲他惡未著那誅得他

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没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以下詩解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

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墻面而立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
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凄
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
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
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
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

形容聖人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賦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之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蹀然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

此誠之不詐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 以下春秋解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葢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於乾時是也

春秋書災異葢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

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以下禮解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

位非異居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以下四書解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以己及物忠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先難克己也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己爾

彼之事是則我當師之彼之事非則我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毋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毋意與毋我相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禮君子愼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飲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

一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子張旣䘮而見予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

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大學乃孔氏之遺書學者須從此學則不差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

理無他唯思而巳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

事物乎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

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

弄精神。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丧乃我丧未丧乃我未丧我自做着天理。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

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唯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伊川先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爲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别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閒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

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爲

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晴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以下易解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理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何如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枉費力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巳至剛健又安

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

夫子之於母當以柔順輔導之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柔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固不能使之爲義黃堯舜

之事也。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

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

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

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

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无咎也。

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

中孚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問舜能化瞽叟使不格姦何爲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巳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巳者商均非能如巳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旣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以下書解

亨仲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

者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 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義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夢說之事是傅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傅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周南召南如乾坤。以下詩解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閒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

人賢者却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
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猶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
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
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
如麻麥之衣食人

兎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搆怨連禍
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置兔今却雉罹于
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於義有
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而比君爲

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子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況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

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亦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以下春秋解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夏逆文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

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惟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强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

失作經意處。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以下禮解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

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
之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爾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
人因而節文之爾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
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
事也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此言
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
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公甫問韓信得廣武君徙

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爲尊是或一道也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耶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

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亦見橫渠集中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

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祀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耳。昔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此有闕字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表記其

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乘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

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

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

平日言語有如是者否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

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匏稿秸掃地而祭宗祀言

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皆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

弟四人相繼如此。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禮云宗子如不一作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卽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

其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稱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葢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之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甲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

必二十而冠。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僞也。必須用時之服。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

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蛔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腹脹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

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伯母之服與叔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己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恝然無事者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不相舂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

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筵而已不可獨無服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者是也其姑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他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

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曰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如富

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其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並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

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之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益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或問今拜掃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禮古人直是誠質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

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墓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脩六禮。（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禮）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使漸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仲春薦含桃之類）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

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 祖妣二位一云二位異所者男婦不同享也 常祭止於高祖而下 自父而推止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 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 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 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 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祔葬可也 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 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 廟中異位 祖居中左右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爲位男婦不同坐也 廟必有主 既祧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埋 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

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

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

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否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泗州人）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爲體恕爲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以下四書解）

正其理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寛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或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皆欲將至有開必先也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眞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云云不見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誾誾行行侃侃亦是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故孔子抑之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而學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

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爲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

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

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皆有是理

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未發前求之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出於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霸者是小補而已。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

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淸濁

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淸濁。故其材

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二程子卷三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遺書　外書

心性類附神

明道先生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以下論心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人心不得有所繫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爲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

機淺此言却最是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賛化育賛則直養之而已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虛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

入若以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謝良佐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者此也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先生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

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以下論性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禀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

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藴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

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

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以下論神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

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斵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矣聖人誠至豈可得而知

中庸言誠便是神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淸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伊川先生

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以下論心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無益也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纔有意於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皆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

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淸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淸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

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怠倦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以下論性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日晝所爲又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亦未嘗不善觀此數處竊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

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

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性相近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仲尼于論語中未嘗說神字于易中不得已言數處 以下論神

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道德類 附仁理

明道先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黙而識之也以下論道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閒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下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

術無如孟子也只爲必有事焉今旣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爲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己便然後復禮

先生與晁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 以下論德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者造道之言也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智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

學至于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遊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耳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于俗者鮮矣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不有躬無復私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克勤小物最難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子張子夏論交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自殊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

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郤是守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下論仁

切脉最可觀仁

觀雞雛可以觀仁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

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此條僃載西銘後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孔子所以告

子貢以爲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醫書以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舍此則不可言

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曰克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準放之北海而準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初以下論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如此更難爲名狀

物理最好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有私心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爲禽獸夷狄中則爲人

中則不偏常則不易唯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

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爾。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天人無間斷。

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無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蔕底道理。人脈起于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匀長。故於此視脈。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于身。近取諸身。百理具備。背在上爲陽。胸在下爲陰。男女之生。已有

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足。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利就害。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獮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聖人氣最清。可以輔

相財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

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着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

與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

伊川先生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以下論道）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

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

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
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自三百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
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是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
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
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
謂佛如暴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是氣
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

爲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若雨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與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況親受

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逸不肯仕如此等則放倣前人所為耳于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以下論德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

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此道也

義訓宜禮訓理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約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以下論仁

敦厚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條亦見張子近思錄拾遺

不能克己則爲楊氏爲我不能復禮則爲墨氏兼愛故曰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
也

先生教其孝弟爲仁之本其謂脩爲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
先生曰能如此尋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又問爲仁先從
愛物推上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

親親。却是墨子也。

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强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

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以下論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地常久之理非知理者孰能識之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絪縕陰陽之感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氣義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

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

又問王祥孝感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

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

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

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

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至也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

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

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暗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

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與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爾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

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竹字中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人乃五形之秀氣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極遠處亦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蟣虱生其間此氣化

也。氣既化後。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

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減一日。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家而至于祈天永命。養形而至于長生。學而至于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爾。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 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

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左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後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為深恥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

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卷三終